

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

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

目 录

.....	1
.....	1
第一节 圣典集成的研究	1
第一项 原始佛教圣典成立史的意趣.....	1
第二项 近代学者的研究概况.....	2
第二节 圣典(佛法)的来源与成立	6
第一项 圣典的来源.....	6
第二项 圣典的成立.....	9
第三节 结集与结集的传说	12
第一项 结集的实际情形.....	12
第二项 不断的传诵与结集.....	17
第三项 佛教界公认的两大结集.....	22
第四项 不同部派的不同结集.....	29
第四节 圣典的语言与古新问题	39
第一项 原始圣典与巴利语.....	39
第二项 长行与偈颂.....	43
第三项 圣典的古与新.....	50

第五节 圣典集成史的研究方针	53
.....	55
第一节 总说	55
第二节 律部	56
第一项 广律	56
第二项 戒经	66
第三项 律论	69
第三节 经部	75
第一项 铜鞮部所传的五尼柯耶	75
第二项 汉译的四阿含经	75
第四节 小部——杂藏	85
第五节 其他的参考书	86
.....	89
第一节 波罗提木叉与布萨	89
第一项 布萨说波罗提木叉	89
第二项 波罗提木叉与布萨仪轨	98
第二节 波罗提木叉经的组织	111
第一项 五部经的原始类集	111
第二项 八部的次第完成	121
第三节 戒经条文的多少与次第	127
第一项 条文的多少问题	127
第二项 条文的先后次第	133
第四节 戒经的集成与分流	142

.....	153
第一节 波罗提木叉分别与毗尼	153
第二节 波罗提木叉——毗尼的论究	160
第一项 波罗提木叉原理的阐明	160
第二项 毗尼的五事分别	170
第三项 因缘与文句的分别	174
第四项 犯与不犯的分别	179
第三节 波罗提木叉分别的先后集成	185
第一项 因缘·文句与犯相分别(主体部分)	185
第二项 本生与譬喻(附属部分)	201
.....	207
第一节 摩得勒伽	207
第一项 犍度部的母体	207
第二项 说一切有部的毗尼摩得勒伽	209
第三项 先上座部的毗尼摩得勒伽	222
第四项 大众部的毗尼摩得勒伽	227
第五项 摩得勒伽成立的先后	235
第二节 现存的诸部犍度	247
第一项 《铜鞮律》	247
第二项 《四分律》	251
第三项 《五分律》	253
第四项 《十诵律》	256
第五项 根本说一切有部律	258

第六项 《毗尼母经》的诸犍度	261
第三节 犍度部成立的过程	264
第一项 成立犍度的三阶段	264
第二项 依摩得勒伽而次第成立	269
第三项 犍度部的不同名称	282
第四节 受戒犍度——古型与后起的考察	286
第一项 事缘部分——佛传	286
第二项 相关部分的编入	299
第三项 主体部分的论究	304
	321
第一节 比丘尼毗尼	321
第一项 比丘尼毗尼的内容	321
第二项 八敬法	326
第三项 比丘尼戒经	335
第二节 附随	349
第一项 列举部类	349
第二项 别论附随的部类	352
第三节 结论毗尼藏的组织	366
	375
第一节 经典的部类	375
第一项 经典的实存部类	375
第二项 部派传说的部类	378
第二节 四阿含与九分教	385

第三节	四部阿含的次第与宗趣	391
第一项	阿含与传承	391
第二项	四部阿含的宗趣	396
		399
第一节	总说	399
第二节	修多罗·祇夜	404
第一项	修多罗	404
第二项	祇夜	415
第三节	记说·伽陀·优陀那	421
第一项	记说	421
第二项	伽陀与优陀那	437
第四节	本事·本生·方广·未曾有法	444
第一项	本事(如是语)	444
第二项	本生	454
第三项	方广(或毗陀罗)	465
第四项	未曾有法	476
第五节	因缘·譬喻(阿波陀那)·论议	480
第一项	因缘	480
第二项	阿波陀那	486
第三项	论议	500
第六节	结论	504
		511
第一节	《杂阿含经》的整理	511

第一项	相应教的三部分·····	511
第二项	事契经与摩呾理迦(一)·····	516
第三项	祇夜(二)·····	540
第四项	弟子所说·如来所说(三)·····	543
第五项	《杂阿含经》原型的论定·····	546
第二节	说一切有部本与铜鞮部本的比较·····	551
	·····	561
第一节	相应(杂)阿含·····	561
第二节	中阿含与长阿含·····	567
第一项	中阿含·····	567
第二项	长阿含·····	578
第三项	中长二部的集成及其特性·····	583
第三节	增一阿含·····	604
第一项	现存经本的内容·····	604
第二项	增一依本事而集成·····	612
第三项	增一与相应部的关系·····	619
第四节	结说·····	628
	·····	633
第一节	总说·····	633
第一项	各部杂藏的部类·····	633
第二项	杂与偈颂·····	638
第二节	法句·义品·波罗延那·经集·····	647
第一项	法句——优陀那·····	647

第二项	义品·····	653
第三项	波罗延·····	656
第四项	经集·····	659
第三节	自说·如是语·本生·····	663
第一项	自说(优陀那)·····	663
第二项	如是语·····	665
第三项	本生·····	666
第四节	长老偈·长老尼偈·譬喻·····	669
第一项	长老偈与长老尼偈·····	669
第二项	譬喻·····	674
第五节	其他各部·····	677
第一项	天宫事·饿鬼事·····	677
第二项	佛种姓·所行藏·····	680
第三项	无碍解道·义释·····	683
第四项	小诵·····	685
第六节	小部与杂藏的次第集成·····	686
第一项	铜鍱部的小部·····	686
第二项	其他部派的杂藏·····	688
	·····	691
第一节	经律为主的圣典结集·····	691
第二节	不断传出的部派佛教圣典·····	694
第三节	一切圣典概观·····	698

自序

《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是《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以后的一部。

为什么要写这一部？近代佛教开展声中，有“巴利圣典为佛教原始圣典说”兴起。这虽只是基于传说的，代表赤铜毘部的主观愿望，然对其他部派，大乘佛教，都可能引起误解。这一传说，现在虽早已不为学界所接受，但以近代的佛教研究，特别是印度佛教、原始佛教的研究，受西方学者的影响，重视巴利语，或者看作原始佛教的唯一用语。这对于华文翻译的经律，自然地不予重视；对大乘佛教，也不免有多少影响。对于这个问题，我以为：佛教圣典成立的实际情形，应有合理的正确认识。惟有能理解圣典集成的实际情形，才能理解巴利圣典及与之相当的华文圣典的真正意义。对“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的圣典，才能给予肯定，肯定其在佛法中的意趣与价值。这样，我决定写这一部。

写这部书的基本观念，首先是，依佛教固有的传说为依据，从固有传说的启发中，而作经律集成过程的研究。我确信，华文圣典——代表不同部派的经律，比之巴利圣典（属于一派）的单

一性,应有更多的比较价值。所以从种种华文经律与巴利经典的比较,以窥见其次第发展的过程。经律是结集所成的。结集是等诵,是共同审定,是有部类与次第组织的。所以结集的研究,着重于部类的、组织的研究;从延续的、开展的过程中,理解经律部类的逐渐完成。结集有原始的(第一)结集,再(第二)结集,公认的结集与公认的圣典是相关的、同时的。佛教还有不断的(第三、第四等)结集,不是佛教界所公认的,也与部派间独有的部类相关。结集是这样的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圣典部类的集成,也当然有其先后。说到先后,提出了材料与结构、主体与附属、内容与形式的不一致性。决不能据附属的、形式的部分,片面地论断为古型新型。论结集,应该着眼于组织(结构)的、主体的。

研究经律集成所得的结论,是这样:法(经)与律,原始结集是分别结集的,却同样的以“修多罗”(散文)为主体,称为“相应”;附以偈颂的“祇夜”,名为“杂”。律部方面,波罗提木叉(五部——八部,即“戒经”)为修多罗,附以“法随顺偈”(杂颂)。到第二结集时,波罗提木叉的分别、解说,是“记说”。“祇夜”部分,渐独立为“杂诵”(摩得勒伽)。依“杂诵”而类集为“七法”、“八法”,或“小品、小品”,成为犍度部,那是以后的事,上座部律师的业绩。经部(法)方面:原始结集的,是修多罗(相应)四大部,祇夜(杂)八部。接着,有“弟子所说”、“如来所说”——“记说”。“修多罗”、“祇夜”、“记说”,这三部分的综合,成为根本的“相应教”。与“记说”同时,不属于(相应教的)祇夜的偈颂,如“伽陀”、“优陀那”,都成立了。“本事”、“本生”、“方广”、“希法”,也先后

集成。到了再结集的时代，以“修多罗相应”为取舍的最高准绳，综合传诵于佛教界的圣教，共同审定而再为结集。本着“弟子所说”的意趣，集为“中部”；本着“祇夜”的意趣，集为“长部”；本着“如来所说”的意趣，而集为“增一部”；固有的相应教，称为“相应部”。四部、四阿含的成立，是再结集的时代，部派还没有分化的时代。

经研究而得的合理认识，佛法不只是佛所说的。从佛的三业（身语意）大用而表达出来的佛法，是早于结集就存在的。原始的佛教圣典，是以佛陀的三业德用为本源；以僧伽为中心，统摄七众弟子，推动觉化的救世大业。经弟子的领会、实行，用定型的文句表达出来，经当时大会的审定，确定为佛法、圣典。结集——共同审定出来的圣典，代表了当时佛教界公认的佛法。一般所说的原始圣典，也是经长期的一再结集而成，巴利圣典也没有例外。这只是部派未分以前的（现有各派的圣典，都增入部派所改编的，或自部特有的部分），为一切部派所公认的，而并不是圣典的一切。因为部派分化后，不同部派、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佛教开展中，从佛弟子（也有在家的）心中——经内心体证，而适应当时当地，集成定型文句而传诵于佛教界，到处都是，代表了这一部派、这一地区、这一时代所公认的佛法。佛教圣典，从原始结集以来，一直就是这样的。所以佛教圣典，不应该有真伪问题，而只是了义不了义、方便与真实的问题。说得更分明些，那就是随（世间）好乐、随时宜、随对治、随胜义的问题。所以最后说：“佛法在流传中，一直不断地集成圣典，一切都是适应众生的佛法。”

本书在去年底脱稿。得到慧琦、慧瑛、性莹、慧润诸师的发心校对,才能顺利地出版。近三年来,有香港陈道厚、周美珍,台湾林荣飞、杨孙明华诸居士乐施刊印费。在本书出版前夕,谨祝生者福慧增胜,亡则往生光明的乐土!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八日印顺序

第一章 有关结集的种种问题

第一节 圣典集成的研究

流传世间的一切佛法，可分为“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三类。“佛法”是：在圣典中，还没有大乘与小乘的对立；在佛教史上，是佛灭后初五百年的佛教。对于这一阶段的“佛法”，近代学者每分为“根本佛教”、“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分类与含义，学者间还没有明确一致的定论^①。我以为，佛陀时代，四十五（或说四十九）年的教化活动，是“根本佛教”，是一切佛法的根源。大众部（Mahāsāṃghika）与上座部（Sthavira）分立以后，是“部派佛教”。佛灭后，到还没有部派对立的那个时期，是一味的“原始佛教”。对于“佛法”的研究，“原始佛教”是最重要的环节。“原始佛教”时代所集成的圣典，大概地说，有两部

^① 日本学者的不同分类与不同解说，如前田惠学《原始佛教圣典之成立史研究》所引述（一——五）。

分：一、“经”（修多罗）——“四阿含”，或加“杂”而称为“五部”。二、“律”（毗奈耶）的重要部分。各部派所公认的“经”与“律”，就是“原始佛教”时代所集成的，代表着“原始佛教”。佛陀的时代，律部仅有“波罗提木叉”（一部分）；经部的“四阿含”或“五部”，都没有集成；部分虽已有定型文句，而还在“传诵”中。所以如不从“原始佛教”时代所集成的圣典去探求，对于“根本佛教”，是根本无法了解的。“原始佛教”时期，由于传承的、区域的关系，教团内部的风格、思想，都已有了分化的倾向。集成的“经”与“律”，也存有异议及可以引起异议的因素。“部派佛教”只是继承“原始佛教”的发展倾向，而终于因人、因事、因义理的明辨而对立起来。所以“原始佛教”的研究，是探求“根本佛教”、理解“部派佛教”的线索。而“原始佛教”的研究，首先要对“原始佛教”时代集成的圣典作一番历史的考察，理解其先后成立的过程，对于“原始佛教”的研究，这才能给以确当的客观基础。为了这样，对原始佛教圣典成立的先后过程作一番考察，而将研究所得，条理而叙述出来。

从事原始佛教圣典（我国一向称之为小乘经律）史的研究，在传统的佛教界，是不免震惊的。因为这些经律，传说为佛灭第一年夏，在王舍城（Rājagṛha）召开的“第一结集”中，已经结集完成。虽然事实并不如此，佛教的原始传说也并不如此，但二千多年来的传说，传说久了，也就无异议地看作史实。而现在要论证为次第成立的，有些还迟到西元前后，自不免感到震动了！现存

各部派所传的经律，部类与组织，彼此间并不相同，内容也大有出入。而各部派都以自宗所传的经律为“第一结集”所结集的；这当然有问题，至少各部派有过改编的事实。那谁是原始的？或者一切都经过改动的呢！主要的盛大的部派，就自称为“根本”的，如“根本大众部”(Mūlamahāsāṃghika)，“根本上座部”(Mūlasthavira)，“根本说一切有部”(Mūlasarvāstivādin)，“根本犍子部”(Mūlavātsīputriya)。自称为“根本”，就有以佛法根本自居的意图。巴利语写成的经律，自称为上座正统；是“第一结集”所结集，保持原样而传承下来的，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现存的经律，不能否认部派的色彩，也就不能否认部派间的多少改动。进一步说，现有经律，决非都是佛灭第一夏，“第一结集”所集成的；现存的经律自身，提供了明确的证据。如文荼王(Muṇḍa)为佛灭后四十余年间的国王，由于王后的去世而非常悲伤。尊者那罗陀(Nārada)为他说“除忧患法门”；这是巴利的《增支部》与汉译《增一阿含经》所共传的^①。经文明白说到“如来涅槃以后”，佛弟子所说而被编入《阿含经》的，不在少数^②。现存的经律，由经律自身的文记，而证明为不是“第一结集”所完成的。那么，现存经律集成的次第历程是怎样的呢？近代学者以不同的研究方法，分别提出意见，来答复这个问题。

近代学者的研究，由西方学者开始，日本学者作了进一步的论究。在原始佛教圣典的研究上、资料上，有着丰硕的成果。西

① 《增支部·五集》(南传一九·八〇——八四)。《增一阿含经》卷二四(大正二·六七九上——六八〇中)。

② 如宇井伯寿《关于阿含成立之考察》所引述(《印度哲学研究》卷三·三一、三一三)。

方学者接触到锡兰的佛教，以巴利语圣典为研究对象，从巴利语的研究，而进入巴利圣典的研究。如 H. Oldenberg 于西元一八七九年，刊行“律藏”第一卷。在“绪言”中，论圣典的成立，分为七阶段，以判别新古。一九〇三年，T. W. Rhysdavis 刊行《佛教印度》，判圣典的发达为十阶段；以为巴利三藏完成于阿育王的时代。西元一九三三年，B. C. Law 修正前说，而成立多少改善的十阶段说。以为第六阶段，当阿育王时代。那时，“四部”与“律藏”全部，都已完成；而“小部”与“论藏”，大部分属于后四阶段，也就是阿育王以后成立的^①。这几位学者，仅留意巴利圣典，而未能注意到其他语文的原始圣典，也就不能从比较而发现原始圣典的原型。同时，着重于大部、大类的分别，着重于语文的新旧，而没有能从一一部类、一经典自身，作精密的考察。

日本学者的研究，大概来说，是重视巴利语圣典，而又不忘固有的汉译圣典。西元一九二二年，宇井伯寿发表《原始佛教资料论》^②。四年后，和辻哲郎发表《原始佛教的实践哲学》；在“序论”中，论到了根本资料的取舍的方法^③。这二部书，对原始佛教圣典的研究，提供了更精密的方法。不从大部着手，而对一经典举例研究，以发见其新古阶段。这一方法，深深地影响日本学界，到现在还受到尊重。从这二位学者的著作看来，存有超越巴利圣典，而进求更古更根本的佛教意图。在资料上，二位都汉巴并取。宇井伯寿以为：阿育王时，还没有“五部”、“四含”。他

① 平川彰《律藏之研究》，据和辻哲郎的介绍引述（八——一六）。

② 宇井伯寿《原始佛教资料论》（《印度哲学研究》卷二·一一五——二六〇）。又应参阅所著《印度哲学研究》第三卷。

③ 和辻哲郎《原始佛教的实践哲学》（三——一三一）。

从巴利学者的传说中,接受了“九分教”为原始圣典,阿育王时的圣典。参照觉音(Buddhaghosa)的解说,还是以巴利圣典的某些部类,作为当时“九分教”的实体(但认为“九分教”还有新旧三阶段)。然而现在这些古经律,仍不免部派的变化,所以结论到:凭上述的古典,还是不能充分知道历史上的佛陀的真说。然后提出三项标准,认为这样,才能阐明根本佛教的真实。在这里,表达了他的卓见,称为“根本佛教”。和辻哲郎的作品,大体同意宇井伯寿的见地,而作进一步的更精密的论究。举例来作精密的分析,用异译本来比较,论究到编集者的意趣。撇开结集传说,聪明地逃避了年代上的困扰。

继之而来的,是进入了“九分教”与“十二分教”,“九分(十二分)教”与“四阿含”,谁先谁后的讨论;“九分(十二分)教”到底是形式分类还是实体部类的讨论。“九分教”与“十二分教”,西方学者也曾有过介绍。西元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椎尾辨匡发表《关于根本圣典》,主张“九分教”为最古的圣典。加上宇井伯寿《原始佛教资料论》的发表,在日本佛学界引起了或赞或否的反响。如(西元一九二五年)赤沼智善的《佛教经典史论》、(一九二六年)美浓晃顺的《九分十二部教之研究》、(一九二八年)林屋友次郎的《关于十二部经的研究》等,先后讨论了这一问题^①。以“十二分教”为古,以“四阿含”为先的,是尊重(日本也就是中国的)佛教旧传的。以“九分教”为古,早于“四阿含”的,比较重视巴利圣典。这些讨论,都与原始佛教圣典的研究有关。

也许是由于战争吧!日本佛学界沉寂了下来。等到日本回

^① 如前田惠学《原始佛教圣典之成立史研究》所引述(四八〇——四八八)。